

冊十二

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撰者 清 陳森 撰
 卷 冊十二
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
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2
 編號 D8664900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史南湘製譜選名花

梅子玉聞香驚絕豔

京師演戲之盛。甲于天下。地當尺五天邊。處處歌臺舞榭。

人在大千隊裡。時時醉月評花。真乃說不盡的繁華。描不

盡的形態。一時聞聞見見。怪怪奇奇。事不出于理之所無。

人于情之所有。遂以遊戲之筆。摹寫遊戲之人。而游

戲。最難得者。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。與幾箇潔身自

彩色畫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64900
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-小說-62
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
 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

品花寶鑑

第一回

K2982

(12)



双紅堂
小説
62(12)

科 2982⁽¹²⁾

品花寶鑑

第三十四回

還宿債李元茂借錢

鬧元宵魏聘才被竊

話說聘才送了富三出門。唐和尚即叫人去請他兄弟。聘才剛進屋子。只見李元茂闖將進來道。今日纔尋著你。店舖裏那一家不訪到。原來搬在這裏。聘才道。我也搬出來不多幾日。因為有些事情。所以還沒有來看你。並看庾香。即問庾香近來可好。元茂道。好的。前月王家寫信與



太老師。明年二三月間要替庾香完姻了。就是我那頭親事。孫家常來催。本來年紀都不小了。我寫稟帖與老人家。尙無回信。半年來也不寄一箇錢來。今日已是二十五了。看光景年內有信也未必到。這便怎樣。如今有四十多吊的館子賬。零星費用也須二三十吊。衣服是當完了。也要贖出兩件好拜年。你替我想箇法兒纔好。聘才道。不瞞你說。難道你還不知道。我近來被人訛詐。那件事也費了好一堆錢。如今我又閒住在此。若說起錢真一箇也沒有。算起來今年的錢也花得不少。誰想到今日呢。我又沒什麼衣服。除了外邊挪借。連當都沒有當的。元茂道。你裝什麼窮。我借了難道不還你麼。此番老人家有信來與我辦喜事。至少也有五百兩銀子。如今你借四十兩銀子與我。或是一百吊錢。就好過去。不然我竟死了。好人好人。你不要作難。說罷作了兩箇揖。聘才冷笑道。這真奇了。你也不去想想。我又不曾做官。我又不曾發財。你怎麼當我是有錢的。告訴你。你不過幾十吊錢的賬。我是有幾百吊呢。你不

信我給你瞧瞧。便從靴頁子裏取出幾篇賬帖來。李元茂接了細瞧。是裁縫賬最多。有二百幾十吊。館子庄子的賬。也有二百來吊。還有些零星賬幾十吊。算來有五百餘吊。元茂道。怎麼一節就有這許多。這還了得。聘才道。還有些沒有送單子來呢。此時連賬連寓中的澆裏。並新年的花消。總得要八百吊錢。方下得去。此時兩手空空。就有幾件皮衣。又要穿的。也當不得。我實在自顧不暇。怎麼能從井救人。你或者倒替我張羅。你那兩箇舅子可以商量麼。元茂嘆口氣道。你還題這兩箇寶貝。天天白喫白喝。沒有見他作過一回東。就是孫老大也欠了好些賬。這兩天躲著不出來呢。只怕他要問我商量。李元茂無頭無尾話講了好些。聘才只得留他喫了飯。元茂到聘才房內搜著箇烟具。便要喫烟。開起燈來。咕咕咚咚的。鬧得聘才心裏發煩。已到二更。聘才催他回去。元茂只是不動。聘才道。你回去遲了那裏關了門。怎麼好。快些回去罷。此時也不早了。元茂道。我今天歇在這裏罷。聘才道。我只有一副鋪蓋。怎麼

睡得兩人元茂道不妨。你蓋一牀大的。那一牀小的給我。兩人再蓋些衣服。就不冷了。我們這一年沒有同榻。今日正好談談。聘才無奈。只得由他。元茂不知好歹。吹了烟。又要喫菓子。停一回。又要點心。把聘才那箇四兒呼來喚去。忙箇不了。聘才歪躺在一邊。也不去理他。到了三更四兒來請聘才。說唐和尚請說話。聘才來到和尚房中。見炕上開了燈。屋中點了兩枝蠟。照得雪亮。銅爐內火燄薰人。旁邊小方桌上有幾碟殘肴。一把燒酒壺。卻不見和尚。聘才坐下等他。等了一回纔來。說道。偏偏要解手。忽然水泄起來。叫人打了盆水。淨了手。坐了。說道。日間所說的事。方纔兄弟來我對他講了。他說可以。兩箇缺是一天到的。卻是湖北在前。如今作箇獎。將貴州放在前面也無妨礙。雖然一倒轉來。也是箇作弊。我兄弟說與富三爺。沒什麼交情。不犯把這大情白送給他。貴州一任抵不得湖北一年。這是人人知道的。此事還要你去對他說。聘才道。這箇自然。但不知令弟可拿得穩。和尚道。千穩萬穩。並不是撞木鐘。

事成了纔要。你能担這担子麼。聘才道。這有什麼不能。富三爺是有錢的人。且做事極爽快的。但不知令弟要多少。謝儀有箇數目我好去說。和尚道。這事若別人去講。就了不得。三千五百兩也不算多。我說是我的至好。這箇情算在我做哥哥的身上。因此他只要三千吊錢。若說這箇缺一到任就有兩萬銀子的現成規矩。這三千吊錢算什麼。核銀子纔一千二百兩。你叫他開張銀票來。橫豎這箇數兒成功了。我也不想他什麼。多喫他幾天就是了。聘才心丙算計一番。便又問道。適或那邊嫌多。還可以減些不可以呢。和尚道。這箇就減而又減。除了我兄弟之外。別人也不能作主。你明早就去說。這事很快二十九日就可引見。如今的事。要老練。恐怕事後更改。你明日就要將他這筆錢存一箇舖子裏。說明日子去取方好。若事成了長長短短起來。就不光鮮了。聘才道。這箇我知道。明早我就去。又坐了一坐。卽自回房。見元茂和衣睡著。已經鼻息如雷。聘才叫醒了。他又另將一幅舖蓋給他睡了。自己也便安息。

把富三的事想了一會。又將自己的賬算了一會。已到五更。略睡片時。卽見天明。便叫起家人分咐套車進城。淨了臉。喫了點心。穿好衣裳。李元茂尙未睡醒。聘才推醒了他。說道起來罷。我要進城去了。沒有人在家。照應你。元茂模糊模糊的應了一聲。翻一箇身。將被蒙了頭。又睡著了。聘才好不煩躁。看這光景。是不肯起來。只得叫四兒在家看了屋子。另帶小使騎了馬出門找富三去了。卻說元茂睡到巳正方纔起來。擦擦眼睛。見四兒在房裏掃地抹棹子。元茂便問道。你主人那裏去了。四兒道。到富三爺那裏去了。元茂下炕穿了衣裳。走到外間。四兒送了臉水。泡了茶。又送上點心。元茂又吸了幾袋水煙。吐了一地的痰。四兒掃乾淨了。元茂問道。你可知道幾時回來。四兒道。拿不定。元茂道。昨晚有幾句要緊話沒有講。就睡著了。我若去了。再來。又恐遇不著他。不如在此老等罷。我也沒什麼事。又問四兒道。你們喫飯沒有。四兒道。我們是喫過了。李少爺。你要喫飯。我去對廚子說。四兒出去了。約有一刻工夫。四

兒捧了一箇木盤裏頭放著幾樣菜。便問元茂道。喝酒不
喝。元茂道。二兩燒酒就發了。四兒先把菜擺好。又拿了
木盤出去。元茂看菜。一碟是薰鷄。一碟是雞蛋。一碟是肉
絲。一碟像是麵筋。看不清楚。拈了一塊嚐嚐。果然是麵筋。
四兒拿了一小壺酒。一箇酒杯子。替他斟了一杯。又出去
了。元茂一面喝酒。一面看那鋪設頗爲精緻。兩間套房。昨
晚心中有事未曾留心。日間是在外面小三間內。聘才臥
房是在那院子西邊。一重門進去。另是兩間。此時元茂坐

在外間。炕上喝酒。喝了三四鍾。已覺微醺。飯尙未來。遂留
心觀看。見炕上面掛了小小四幅工筆歲朝圖。炕几上擺
一箇自鳴鐘。東邊三張楠木方椅。兩張茶几。茶几上邊一
盆水仙。一邊是一瓶蠟梅。東邊牆上並掛著一副對子。下
面靠窗一張小桌。桌上放了七八箇漱盃。亮得耀眼。是銅
的。中間掛著箇門簾。嵌著一塊玻璃。兩邊窗子也嵌著兩
方玻璃。炕上椅上都是寶藍緞墊子。牆上掛些三絃四絃
簫笛之類。元茂無心喝酒。看到裏間房裏。是一帶紗窗。中

間掛箇三藍縐紉綿簾子。揭開了。走了進去。這間卻寬了好些。上面一張木牀。鑲著箇冰紋落地罩。掛箇月白紬夾幔子。牀上一頭疊著四五牀錦被。一頭放兩箇衣包。中間一張花梨炕桌。鋪了大紅錦緞墊枕。裏面橫掛一幅睡美圖。房內西邊擺著四箇大皮箱。上有兩箇小木箱。下座兩張木櫃。中間一箇大銅火盆。罩一箇銅絲罩子。靠著窗一張書案。擺著兩套小書。元茂看書套簽子上寫著金瓶梅。也有一箇都盛盤。放著副筆硯。窗心鑲著大玻璃。東邊上

手是一箇小書架。放些零星物件。下手是兩張方檯。用青緞套子套著。元茂看完。想道這箇光景。豈是沒有錢的。這四箇大皮箱衣裳也就不少。那兩箇木箱與這兩箇大櫃。定是放銀子錢的。他還裝窮哄我。今日斷不能放過他。便走了出來。四兒又拏進兩樣菜。一錫罐飯來。一樣是羊肉。一樣是炒肝。後來廚子又送了一箇小火鍋。一齊擺上。元茂喫了五碗飯。喫了些湯。把一碗羊肉喫了一大半。漱了口。喫了一袋烟。問四兒要了塊檳榔。嚼了半天。坐著不走。

再說聘才到了富三宅裏。將事必成的話說了。富三甚是歡喜。問起要多少錢。聘才道。錢卻要的不少。他說此缺。到任的規矩。就有三萬。十分中給他一分。不爲過多。定要三千兩銀子纔辦。我與和尚再三說了。只打了箇八折。再要減時。他斷不肯。富三沉吟了一回道。二千四百銀卻也不多。幾時要呢。聘才道。說二十九引見下來就要的。但今日就要票子。出三十日的票子就是了。富三道。票子存在誰人手裏呢。聘才道。我與和尚做中保。我兩人收著。富三道。如果不得呢。聘才道。包得包得。如果不得。原票退還。你於二十九日先到舖子裏註消了就是了。富三道。就這麼樣。但這兩天是年底了。銀錢正緊的時候。不知銀號裏辦得齊辦不齊。我們喫了飯。卽同去商量。於是就同聘才喫了飯。聘才不肯耽擱。催他就走。富三道。就在這裏狠近。我就搭你的車。到那裏去辦得齊全。你就帶了票子出去。如一家辦不齊。再找別家。於是二人上車。不到半里路。到了一箇銀號。掌櫃的招呼到裏面。送過了茶。富三道。我有一件

事特來商量。替我出一張二千四百兩的銀票。到三十日早上來取。掌櫃的道。若早兩天也不難。但今天已是二十六了。這兩天也忙得狠。恐怕湊不上來。富三道。你家湊不上來。還有誰家湊得上來。掌櫃的道。三爺你難道不知道。近來銀號的銀子家家都窄。而且也真少。外面的賬又歸還不進來。看這兩天能收下來。如能足數固好。不然有多少兌多少罷。富三道。票上寫多少呢。掌櫃的道。依我也不用票子。三十日三爺來兌交就是了。富三道不行不行。這我是還賬的。定要二千四百兩。你如實在湊不起。你出一千的票子也可。一千五六百也可。我再別處打算。如果用不著。我於二十九日卽來註銷。掌櫃的只得應了。出了一千四百兩。聘才對富三說。叫他分開了寫兩張。五百一張。四百適或人家今年使不了這許多。留兩張明年來取呢。富三道有理。就照數開了三張。富三收了票子。別了掌櫃的。上了車。再找兩箇銀號。都說不能。富三沒法。別家都是生的。沒有往來。只得回家與三奶奶商量。拿了四十兩金



葉子一對金鐲子。還有些零星金器。共有六十兩。到一箇生舖子裏換了一千兩銀子。出了票子。聘才也叫分開一張五百一張三百一張二百。富三將票子交與聘才。聘才心上有事。不肯耽擱。即便辭了富三。獨自上車出城去了。回到寓中。先見了唐和尚。將說妥的事告訴了。然後取出三張票子。點過一千二百兩的數目。叫他收藏了。若二十九日不得。即將原票退還。唐和尚笑嘻嘻的道。斷無不得之理。這二百兩是我們兩人應得的。只要給他一千就殼

子。聘才道。我要進去換衣裳了。一直走到自己房裏。見元茂尚在那裏又開了燈吹烟。聘才見了心中甚氣。便借此發作道。你怎麼還在這裏。這樣東西豈可青天白日擺出來的。況且是箇廟裏。什麼人皆可進來觀望。適或被人訛住了。不要累死我麼。怎麼這般糊塗。元茂道。怕什麼。這裏有誰來。我坐了大半天。沒有見一箇人進來。況且有四兒在外面照應著。聘才氣他不過。也不理他。把一套火狐腿的皮祆脫了。換了一件隨常穿的狐皮大祆。換了便帽。擦



了臉。喝了茶。元茂便囉囉嘯嘯的要借錢。後來見聘才總不應允。便道你既沒有錢。你那四箇大皮箱內難道衣服也沒有。況且我只借百十吊錢。似乎也不至拖累你。聘才被纏死了。只得拜匣內取出箇扭絲金鐲子。約有三兩幾錢。與元茂道。我所餘就這點東西。你拿去當了罷。三兩六錢重。可當得一百多吊錢。家信一到。就要還的。元茂接了。方纔歡喜。跳起身來作別而去。到二十九日。富三果然得了湖北。彼此大喜。卽到寺中謝了聘才。與和尚到明日。卽將銀票交與他兄弟。從一千之內。又扣出二百爲拉縴提纜之費。獨自得了。將所零之二百兩。分一百兩與聘才。聘才到實得了一千三百兩。自己進城取了一半現銀。回來又在城外換了些錢。得意揚揚。十分高興。所有賬目盡行清還。過年熱鬧。是不必說。晚上竟把玉天仙接到寺中。請唐和尚過來守歲。絕早關了山門。一夜的泥筒花炮放不絕聲。唐和尚恐元旦日有人來行香。適或見了玉天仙。到底在他寺裏。有些不便。將近天明。卽催聘才將車送他。



回去。聘才初一日拜年。初二日聽戲。初三日寓裏大排筵席。請一班浮浪子弟。如馮子佩、楊梅窗、烏大傻等。帶了一羣下作相公。天天的歡呼暢飲。清曲鑼鼓。鬧得竹嘈絲雜。酒池肉林。一連五日。方纔少息。也去了三百吊錢。到初九日。忽然有人高興要開賭。勸聘才做頭家。聘才自思近來財運頗好。或者可以贏些錢。卽於初九日晚上開起賭來。或是搖灘。或是擲骰。又把玉天仙接了來。坐在內室。與他放頭。第一日來的人還少。第二日漸漸多了。第三日便擠

滿了屋子。一人傳兩兩。兩人傳三。引了兩箇大賭客來。一箇是奚十一。一箇是潘三。各帶重貲。是日聘才贏了二百餘金。放了一百八十兩的頭。與玉天仙收了。明日潘三要開。便帶了兩叵羅的松江錠。足足一千兩。搖了五十灘。已輸了大半。及到清賬時。輸完了。還添出一百餘兩。是日聘才也輸了三百兩。唐和尚贏了一百兩。馮子佩贏了四百兩。奚十一大贏。贏了八百五十餘兩。將五十餘兩分賞衆小。且與聘才小使。自己收了八百兩。奚十一看上了小和尚。

賞了他十箇中錠。玉天仙又得了二百四十兩頭錢。內中有箇唐經承。就是和尚的兄弟。對著和尚道。明日我勸你們別賭了。我先前進來時。門外有兩箇交頭接耳的。像是坊裏人。恐怕鬧出事來。都不穩便。聘才已是驚弓之鳥。聽了便有些胆怯。說道我也乏了。歇兩天再頑罷。唐和尚道。若說不高興。倒可以。至於怕外頭有什麼緣故。你們只管放心。卽對著聘才說道。你的住房旁邊是箇菜園。有兩三畝。大內有五六間草房。種菜的帶著家小在裏面。另有門

出入。你院子裏不是有重門通的。我嫌不謹慎。故封鎖了。如外頭有什麼緣故。便開了那重門。從菜園裏出去。是箇極曠野的地方。難道他起了兵馬來圍住不成。聘才道。雖然如此。我倒不爲輸了錢。又不爲怕出什麼事。實因是富三爺要起身了。我要請請他。與他餞行。後日是十四。約他出來住一宿。並對奚十一。潘三道。奉屈二位來敘一敘。可肯賞臉麼。奚潘二人應了。馮子佩道。你倒不請我。聘才道。你天天在這裏。難道還要下請帖麼。子佩道。我將梅窗也

拉來。聘才道：「狠好。眾賭客算了賬，到五更時各散了。又送了玉天仙回去。馮子佩卽與聘才同榻。」聘才道：「我看近來好虛名而不講實際的多。卽如華公子、徐度香一班人，揮金如土，是大老官的脾氣。但於那些相公，未免過於看得尊貴，當他與自己一樣。又有田春航等這一班書獃架弄，因此越抬越高。連笑話也說不得一句。可笑那些相公裝那樣假斯文，油不油，醋不醋的。又是與這箇同心，又是與那箇知己。我真不信。難道他們對了那些粗鹵的人，也能

這麼。我看他們就是會哄這班書獃子。老斗的身分也叫這些書獃子作壞了。他們見了，連箇安也不請。說話連箇奴才也不稱。也要講究字畫琴棋。真真的可惡。馮子佩道：「可不是。若常這麼樣，還有誰叫他。難道這許多相公，竟靠著徐度香諸公麼。一輩子連箇有勢有利的人都不認得。真是些箇糊塗蟲。」聘才道：「後日我要叫幾箇相公，也做箇勝會。至於那幾箇假斯文的，我一概不要。你想想叫誰好。」子佩道：「相公們總不過如此。近來有兩箇人倒狠好，叫他

也便宜。而且你還可以常使喚他。相貌也與袁寶珠、蘇蕙芳相並。聘才道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子佩道：「一箇叫卓天香，一箇叫張翠官。」聘才道：「現在那班裏？」子佩道：「在整容班。」聘才道：「整容班這班名狠生。我竟沒有領教過。」子佩道：「是軟篷子裏小剃頭的。」聘才笑道：「呸！你怎麼說這些人？」子佩道：「你別輕看他。他比相公還紅呢。你瞧那得月的腦袋怎樣？」聘才道：「好是好的。然而我不愛他。光光的頭有甚趣味？」子佩道：「可不是。若說天香、翠官比得月的相貌還要好些。你不信。明日先叫他來。你瞧瞧。好就叫他。」聘才道：「也使得。到了明日，聘才發帖請客。請的是富三爺、貴大爺、奚十一、潘三、張仲雨、楊梅窗。是日辭了兩箇。貴大爺病了。張仲雨有事不能來。卽補了馮子佩、唐和尚、賓主共七位。聘才叫了蓉官來陪富三。著人到篷子裏叫了天香、翠官前來。不多一刻，兩箇剃頭的也坐了大騾車，有一箇人跟著，走進寺來。馮子佩是認識的。小剃頭的先與子佩請了安，然後向聘才請安。聘才仔細看他果然生得俊俏，眉目清澄，肌膚潔白。

打扮的式樣也與相公一般。天香的面色雖白。細看皮膚略粗。翠官伶俐可愛。就是面上有幾點雀斑。眉稍一箇黑痣。手也生得粗黑。都是稱身時樣的衣服靴帽。手上都有金鐲子。金戒指。腰間掛著表與零碎玉器。聘才看了一回。已有幾分喜歡。馮子佩與他們說了。要他們明日來陪酒。二人便極意殷勤。裝烟倒茶。甚至搥背捏腿的。百般趨奉。聘才十分大樂。便越看越覺好了。留他喫了晚飯。天香翠官都會唱亂彈。梆子腔。胡琴月琴。咿咿啞啞鬧起來。直鬧到三更。聘才每人開發了八吊錢道謝而去。明日一早。卽來伺候。聘才子佩方纔起來。兩箇剃頭的便問聘才找出梳篦替他梳髮。梳完了又搥了一會。那一箇也與子佩梳了。然後喫過早飯。開了烟燈。大家喫烟。富三爺先來。唐和尚見富三爺來了。就帶了得月進來。天香翠官與富三和尚都請了安。富三卻不認識。問他是誰。在那一班的。聘才就說是全福班的。隨後奚十一潘三同來。奚十一帶了巴英官。潘三帶了箇學徒弟的小夥計。拿他竟當做跟班的。

大家一齊相見了。潘三見了天香翠官，笑道：「你們怎麼也跑了來？」奚十一道：「看來魏大爺要開篷子做掌櫃的了。」富三方曉得是剃頭的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是他們不是班子裏的，倒也好。」大家同坐著，頑笑了一陣。忽聽得院中有人說來晚了，來晚了，只見一人穿著皮袍褂，戴著一頂齊眉毛的大毛皮帽，近門向各人作了箇揖，說：「今日有箇內城朋友請我去看陽宅，鬧了一天，並邀我去給他們看地，也不過是想外放。」聘才因叫翠官、天香過來見了，說這就

是狠會看風水的楊八老爺，你們何不求他去看看你們的棚子，多會兒發財呢？」富三因接向楊八道：「你要留神呀，不要像烏家的事，看完了找到你門上去，說罷大家大笑。」

馮子佩忽然皺了眉，說聲不好，便到院子裏吐起來，慌得大家同來看他，吐了一會，就臉紅頭暈，滿身發熱。聘才忙叫他到炕上躺了，躺了一會，越發不好，便要回去。聘才便分咐套車，自有他跟班的送他回去了。將近點燈時候，聘才即分咐點燈，聘才新製了一架玻璃燈屏，擺在炕上，畫



著二十四齣春畫。屋內掛了八盞玻璃燈。中間掛一箇綵燈。地下又點了四枝地照兩邊。生了兩箇火盆。中間擺了一箇圓桌。安了筵席。奚十一看那燈屏上的春畫。對潘三笑道。老三。你看那挨嘴巴的。狠像是你。潘三道。那箇摟著人的。也像你。就只少箇桶兒。富三看到末後一幅。不覺大笑道。豈有此理。魏老大不該不該。真是對景掛畫。你們大家來。這。這不是兩箇和尚。雞姦麼。衆人看了一齊大笑。奚十一對著得月道。你師父天天這麼著嗎。得月呸了一聲。漲紅了臉。扭轉頭不看。唐和尚合著掌道。阿彌陀佛。罪過罪過。此時坐的是富三首席。聘才叫翠官陪了他。第二是奚十一。唐和尚知他是箇闊手。且知道他愛得月。便叫得月陪了他。楊八坐了第三。聘才叫天香挨著他。潘三坐了第四。自己與唐和尚坐了主位。只不見蓉官來。飲酒之間。撒村笑罵。嘈雜到箇不成樣子。還是富三穩重些。不過與翠官說些頑笑話。尚不至十分村俗。奚十一手拿了杯子。灌那得月。一手伸在得月屁股後頭。鬧得得月一箇腰扭來。

扭去兩箇肩膀閃得一高一低。水汪汪的兩隻眼睛看著奚十一。一手推住了酒杯。奚十一道：「你若不喝這杯，我便灌你皮杯得月，只得喝了。」那楊八更爲肉麻，抱了天香，坐在膝上，掂著腿，把箇天香簸得渾身亂顫。楊八與他一口一口的喝皮杯。又問道：「我聽見人說你的妹子相貌很好，認識的人也很多。」卓天香臉一紅，回道：「你不要信他們一面之辭。」楊八道：「我去年看見人給他寫扇子，難道他們寫的字也是一面之辭嗎？」說著將他臉上又聞一聞，只有潘

三與聘才無人可鬧。聘才笑道：「我們今日只好輪著來鬧。」這箇老和尚了，便互相與唐和尚豁了幾拳，鬧了一箇多時辰。奚十一癮來了，便叫巴英官拿出烟具來。燈是開現成的。奚十一躺下，叫得月陪他吹烟。兩箇剃頭的也有烟癮，都聚攏來。唐和尚見了，卽連打了兩箇呵欠，伸了箇懶腰，看得奚十一癮大等不及，便到自己房中過癮去了。富三歪轉身子，拉過翠官問道：「你在舖子裏做這買賣，究竟也無甚好處，不如跟我到湖北去罷。可願不願呢？」翠官聽

了道。你肯帶我去嗎。你就是我的親爸爸了。說罷便靠在富三懷裏。把臉挨近富三嘴邊。又說道。我是不比相公要花錢出師。當年講明學徒弟。不過三年。如今已滿了三年了。要去就去。親爸爸。你真帶我去嗎。富三道。你若願意跟我。我就帶你去。楊八聽了。因向富三道。老三。你又胡鬧了。你與其帶他去的錢。不如幫幫我。捐箇分發。前日那箇告幫的知單上。求你再寫一筆。富三因說道。我再寫三十兩就是了。你不必在旁喫醋。楊八不但不急。并且連連道謝。

翠官一笑道。三爺你能好造化。我纔叫你能一箇乾爸爸。就又給你招了一箇來了。楊八只作未聽見。坐在一旁喫水烟。聘才道。你跟三爺去很好。還有什麼不願的嗎。雖然比不得相公出師。也要賞你師父幾吊錢。富三道。這箇自然。翠官道。當真的了。富三道。當真的了。翠官便索性扒上富三身上。將頭在富三肩上碰了幾碰。說道。我就磕頭謝了好三老爺。好親爸爸。富三樂得受不得。潘三見得。月躺在奚十一懷裏。天香躺在對面。楊八也想吹一口。便坐

在炕沿上歪轉身子。壓在天香身上。得月上好了一口。楊八接了過來。撥開毛冗冗的鬍子。抽了一抽。口涎直流下來。點點滴滴。烟鎗上也沾了好些。他就把皮袖子擦擦嘴。再抽鎗。又堵住了。天香欲替他通通身子。被他壓住難動。楊八便撿了根簽子。亂戳。一抬手把箇皮袖子在燈上燒了一塊。惹得大家笑起來。楊八道。這箇我也是初學。便勉強吸了一口。燒得狠焦枯臭。放下鎗。天香道。你別壓住了。我替你燒。那邊得月枕在奚十一手上。奚十一又摸他的屁股。得月要起來。奚十一將一條腿壓住了他。得月無法。只好任其撫摩。奚十一一盒烟已完了。便叫巴英官拿烟來。英官遠遠的站在一邊。正在那裏發氣。奚十一叫了兩三聲。方纔答道。沒有了。奚十一道。怎麼沒有。我還有箇大盒子在袋裏。英官又歇了半天。方說道。洒了。奚十一道。洒了你將盒子給我。哨巴英官氣忿忿的走近來。把箇大金盒子一扔。倒轉了滾到燈邊。得月忙取時。不提防將燈碰翻。噹的一聲。把箇玻璃罩子砸破了。還濺了奚十一

一臉的油得月頗不好意思。奚十一道不妨忙將手巾抹了。坐了過來。要盆水淨了臉。一件捨狽裘上也洒了幾點。也抹乾淨了。聘才的人忙換了一盞燈。擦了盤子。得月將盒子揭開看時。果然是空的。奚十一道。這便怎麼好。去問唐大爺要些來罷。聘才道。有有有。前日我得了幾兩老土烟。便叫四兒到房裏去取烟。聘才的房就在這院子西邊。一重門進去。一箇小院子。一並兩間。聘才只將院門鎖了。因要伺候客。不能叫人看守屋子。此夜月明如晝。四兒走到門邊。開了鎖。將手推門。忽然的推不開。因想此門素來鬆的。忽然今日緊了。略用些力也推不開放下燈罩。雙手用力一推。方推開了些。見門裏有塊石頭頂住。心中著實疑異。想道裏頭沒有人。這塊石頭誰來頂的。便蹲下身子。撥過了石頭。拿了燈罩走進外間。一照不少東西。四兒略放了心。再走到裏間。細細一看。又照了一照。便嚇了一大跳。只見大皮箱少了一箇炕上兩箇拜匣。一箇衣包。也不見了。卽忙嚷將出來。道老爺不好了。被了竊了。聘才心中

甚慌。連忙趕去。到屋裏看時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三十五回

集葩經飛花生並蒂

裁艷曲紅豆擲相思

話說聘才走進房中。一看不見箱子。拜匣。心中著急。忙到院子內菜園門口看時。門却鎖好。牆邊扔下零星物件。便嚷道。快請和尚來看。和尚已知道了。同了衆人一齊進來。聘才急道。這怎麼好。賊是菜園裏扒牆過來的。沒有別的說。你去叫拿種菜的來問問。天天打更的。怎麼今日有三

更多了。還不會聽得起。更衆人道。且不用忙。我們開了這門。出去看看。和尚卽忙。叫拿了鑰匙。開了門。幸喜得月明如晝。倒也不消火把。和尚先喊醒了種菜的。起來。種菜的聽得此事。嚇得胆戰心驚。連忙叫他夥計出來。叫了數聲。不見答應。種菜的更覺心慌。各處找尋。杳無影響。園門仍是關好。走到園子西北角。見有一隻箱子。放在那裏。種菜的道。好了。箱子在這裏。大家去看時。是箇空箱子。剩了幾件棉衣。小衣。零碎等物在內。地下又見一箇洋表。踏得粉碎。和尚道。這賊是牆外進來。牆上出去的。我們且開了園門。從外看看。聘才道去也。去遠了。還看他做甚麼。富三道。你且進去查點東西。開了單子來。明早好報。和尚見種菜的形色慌張。便疑心起來。把話嚇他。說他通同引賊。明日就送他到坊里去。不怕他不認。便叫大家先到他屋裏搜一搜。搜了一回。毫無所有。只見一箇老婆子在土炕上發抖。和尚道。你那伙計呢。怎麼不見。種菜的也在那裏發抖。呆了一回道。不知那裏去了。他還比我先睡。說睡了一覺。

出來打更。如今門也未開。就不見了。聘才道。這無疑了。和尚道。這還講什麼。不是你通同偷的。還有誰呢。於是叫火工老道等。把這種菜的。拴了起來。那老婆子。便叫冤叫屈。大哭起來。和尚一併把他拴了。恐他們尋死。交與看街土兵看守。聘才同眾人。鬧紛紛的進來。聘才請和尚陪了客。在外邊。自己去查點了一回。箱內是七件細毛衣服。有五兩金子。二百兩銀子。拜匣內有三十幾兩散碎銀。二兩鴉片烟。還有幾樣零件玉器。衣包內是幾件大毛衣服。幸

虧賺富三的銀子。並有些錢票。都放在別處。沒有拿去。算起來。已過一千餘金。聘才卽草草的開了一箇單子。拿出來給眾人。看。眾人見聘才有事。不便再留。況已交卯初。大家都要作別。此時已經開城。富三與楊八。也要回去。外面正在套車。祇見蓉官坐了車來。富三的家人道。客要散了。你纔來。蓉官甩著袖子。急急走進來。見了眾人。請了安。見要散的樣子。富三道。好紅相公。十四日叫了要。十五日纔來。蓉官見了天香翠官。便冷笑道。既然大家要散了。我也

要回去。我還要叫剃頭的剃頭呢。說罷把腰一灣竟自去了。兩箇剃頭的甚是跼踈。衆人也沒有話說。各人上車而散。兩箇剃頭的重新進來安慰聘才。每人賞了四兩銀子。歡喜而去。明日聘才報了失單。坊裏將種菜的審問。實係不知情。有箇夥計姓蔡。去年年底新來。向來認識。本在箇二暈舖打雜。因散了伙。情願來幫同灌園打更。那晚睡後。卽不見了。委係無同謀窩竊情節。坊裏問了幾回。總是一樣。只得送部。知會九城嚴緝賊匪蔡某。且按下不題。要說

王恂顏仲清文澤春航從十三日至十五日。都在怡園賞燈飲酒。子玉也去了一天。因想去年此日初見琴言。今年似成隔世。不覺傷感。了一回新年。上諸名旦彼此紛紛請客。熱鬧了十餘日。到了十七日。王恂顏仲清飛了札來與子玉。子玉看時纔知道明日是寶珠的生日。請名士名旦在他寓裏一敘。子雲便要在他園裏辰刻畢集。子玉作了回札應允。到了明日。只說怡園請酒。稟明了顏夫人。卽到王恂處。一同來到怡園。次賢那日要在紅茶仙館裏面

切都是他預備。不要子雲費心。卻說那紅茶仙館。是去年新闢的地方。在梅崦之前。梨院海棠春圃之後。本是空地。只有一箇亭子。亭外有兩塊英州靈石。一塊有一丈二尺高。一塊四尺餘高。有一株大玉蘭花。樹身已有一抱有餘。就倚著那塊大石。那小石邊也有一棵紅茶花。是千層起樓的名爲寶珠山茶。已有六尺多高。開出千朵紅花。嬌艷無比。就在那裏起了二十四間房子。把這兩棵花園在中間。又添了些玉蘭山茶迎春等花。芬芳滿院。裏面卽刻了

十二箇花神。係嵌在牆上。次賢因寶珠命名之意。與此相同。故要在此處。且厭平時酒菜不能翻新。三日前卽把酒菜器皿。通身親手檢點。意欲與平日不同。是日絕早卽將子雲行廚。挪到仙館廂房裏來。次賢每一樣菜。開一箇做法。怎樣烹調。怎樣膾炙。油鹽醬醋。各有分量。費了一日心。配成三十二樣菜。是日名旦中有幾箇不得來。都有堂會戲。不能分身。寶珠之外來的是蕙芳。素蘭。玉林。漱芳。四人。這邊名士。怡園二位之外。是劉文澤。顏仲清。王恂。田春航。

梅子玉五人共十二人衆客到齊。寶珠先叩謝了。此日天氣陽和。轉了東南風。大家換了中毛衣服。園中花香透人。前面梅嶼中數百枝梅花齊放。看去儼是箇瑤臺雪圃。衆人都到園中散步了一回。子玉看見梅嶼廊上新嵌了一箇石刻。鐫有二行半字。下面年月尙未刻完。卽來看時。是一首五言絕句道。春已隨年轉。花如人返魂。料他惜花客。坐月到黃昏。子玉看了心中想道。此詩是誰做的。卻纔刻起。像箇望花而不見的意思。故羨慕起來。子雲和衆人也

來看這詩。子雲道。庾香此詩如何。可好麼。子玉道。詩意甚好。但何以單刻這一首。想是新咏。子雲道。這是玉儂近日懷梅嶼的詩。瑤卿抄了他的出來。也是箇望梅止渴的意思。我故把他刻了。真是花是人非。吾兄尙憶去年否。幾句話提起子玉的心事。不覺一陣悲酸。忍住了。也不言語。走開了。仲清道。玉儂近日也學做詩了。寶珠道。我搜他的已有二十餘首。就不肯給人睇。這首是無意中看見的。大家嗟嘆了一聲。卽重到裏面來。次賢道。今日十二人一桌又

擠兩桌又離開了。子雲道：「依我把兩張大方桌併攏來，就可坐了擺好了坐位。是東西對面入坐，南北對面四坐。文澤、仲清、王恂、春航、子玉、次賢、子雲坐了東西，上下是蕙芳、素蘭、玉林、漱芳、寶珠坐了末位。今日酒肴器皿件件新奇，桌上四隅放四把銀壺，也不用人斟酒，壺自會斟出酒來。只要箇杯子接著壺嘴，壺中有心，心裏有箇銀桔槔。一條銀索子，一頭在蓋子裏面搭住，貯滿了酒，把蓋子左旋裏面桔槔辱動，酒便從壺嘴裏出來。斟滿了，把蓋子右

旋就住了。當下衆人把壺試了，箇箇稱讚。子雲道：「靜宜實在有這想頭，不知怎樣想出來，真是胸有造化。」次賢笑道：「這沒有什麼奇，少停有兩箇杯子，卻會走路，要到誰就到誰。」大家忙問道：「何不就拿出來試試？」次賢道：「少時行令時，便用他，就只有兩箇。這兩箇叫銀匠改了四五次，費了一箇月工夫纔成。」蕙芳道：「快拿出來瞧瞧，一樣可以喝得的。何必定要行令呢？」次賢便叫人到房中拿了一箇花梨匣子出來，卻有兩箇不大不小鍍金杯子，外面極細攢花底。

下一箇座子如鐘裏輪盤一樣。下有四箇小車輪。次賢拿了出來。放在桌上。卻不見動。文澤道。怎樣不走。把他推了一推。略動一動。便又住了。衆人不解其故。次賢笑道。你應了喝一杯。他便會走了。文澤道。只要他會走。我就喝一杯。次賢便拿了杯子。放在自斟壺前。斟滿了一杯。便道。請寶貝轉身。敬劉老爺一杯。那隻杯子便四輪飛動。對著文澤走來。文澤喜歡的了不得。便輕輕的拿起來。一飲而盡。便也斟了一杯。也說道。回敬蕭老爺一杯。那杯子忽然走錯了。

走到王恂面前住了。文澤道。怎麼我叫他不靈。重新拏了過來。放在面前。又說了一遍。那杯子又往下首走去。到了寶珠面前住了。文澤道。作怪。子玉道。此中必有原故。你摸不著。衆人皆猜不出機巧。祇見次賢又把杯子取了過來。又說敬劉老爺一杯。那杯子又往文澤面前來了。文澤奇得了不得。說道。你能箇箇走到我纔佩服。不然也是碰著的。次賢道。合席都要走到的。於是敬仲清。王恂。春航。子玉。以及五旦。走來走去。又穩。酒又一滴都不洒出來。喜。

得箇箇眉飛色舞。別人叫又不靈。箇箇稱奇。蕙芳便把杯子四面看了。卻一點記號都沒有。及看座子裏那輪盤中。有一箇絕小的小針。好像指南針一樣。卻是呆的心上想道。或者這一箇針的緣故。便斟了一杯酒。暗記著針頭所向。把他對著次賢說聲敬蕭老爺酒。那杯子果然望次賢走來。蕙芳大笑。衆人亦皆歡喜道。被他識破機關了。次賢笑道。好箇聰明賊。果然利害。文澤卽問蕙芳所以然的緣故。蕙芳笑道。等我再試一遍。方可相信。于是又把杯子看了看。記好了。斟了酒。說聲敬徐老爺酒。那杯便送到子雲面前。子雲笑道。十二箇人怎樣單是他看得出。我偏不信。於是也把座子下看了一遍。斟了酒。說道。敬媚香一杯。那杯錯走到子玉面前。引得衆人大笑。子雲笑道。真有些古怪。我也叫不應他。子玉把酒飲了。細看輪盤裏已懂了八分。便笑道。我也來試試。不知靈不靈。斟了酒。說道。這杯酒敬瑤卿。那杯子便對著寶珠走來。走到面前碰著筯子住了。蕙芳拍手笑道。又一箇人知道了。子玉也甚歡喜。寶珠

飲了酒便道。我是不服。偏要想想。子玉又將杯子擎起來。細看被寶珠一手搶來。四面揣摩。仲清便問子玉道。你怎麼看出來的。子玉道。待我再試一試。便斟上了酒。把杯子的記號對著子雲。將要放時。忽然想道。離得甚近。恐怕走過了。便站起把杯子放遠了些。說道。敬徐老爺一杯。那杯子果然直走到子雲面前。子雲稱異。喝了。子玉笑道。是了。不錯的了。蕙芳對子玉道。你恐怕走的遠。故放遠些。我看靜宜于近處則斟得淺。于遠處便斟得滿。此杯想是要重。

了纔得遠呢。子玉點頭道。果然。次賢道。可惡之極。輕重遠近都被他知道了。王恂問子玉道。到底你從何處看出。子玉道。你們何嘗不看。但總看輪盤外面。沒有看輪盤裏面。你不見輪盤裏有箇絕小的針。對著誰就到誰。衆人看了。大家試過。一些不差。羣服子玉蕙芳聰慧。次賢道。今日雅集不可無令。前舟你是首坐。出箇令大家頑頑罷。文澤道。甚好。但我的令沒甚新鮮的。待我想想看。想了一回道。我們今天是十二箇人。還是念句唐詩飛觴罷。用數目字。

飛第一箇飛一字一字到誰誰喝酒接飛二字到那人那人也照樣喝酒。又飛三字一輪到十二爲止。錯者罰酒。可好麼。衆人都說好。陸素蘭與金漱芳等道。這箇苦了我們。搜索枯腸。那裏就有這些湊巧數目飛出來。文澤道。你們也能只怕唐詩還比我們熟些。如果那數目飛不出來。便照數目多少罰酒。寶珠道。譬如要飛十二。飛不出就要罰十二杯麼。文澤道。自然。子雲道。這也過多。且到臨時再斟酌罷。前舟你且起令。看飛到誰。文澤道。我們坐在東邊的。轉過去自下而上。你們在西邊的。須自上而下。方順手。次賢道。不差。請先喝令杯。便斟了一杯。走到文澤面前。文澤喝了。便說道。梅花柳絮一時新。一字在第五數。到是漱芳。文澤斟了酒。向著漱芳走來。漱芳喝了道。頭一句我就不知道是誰的。寶珠道。我記得是趙彥昭苑中人。日遇雪應制。漱芳道。我就要飛二字了。想了一想。念道。柳暖花春二月天。數二字又在第五。輪到次賢。杯子就到次賢面前。次賢喝了。念道。願陪鸞鶴向三山。數到仲清。喝了酒。把酒斟

了。走到春航面前道。羅帳四垂紅燭背。春航喝了道。好箇羅帳四垂紅燭背。香艷無比。把酒喝了。卽斟了酒。念道。刺繡五紋添弱線。數到寶珠。寶珠喝了酒。說道。六字本來少。偏偏輪到我。只怕要罰酒了。子玉道。六字亦有。寶珠想了一會道。此句是誰喝酒。我沒有算過。念道。牀上翠屏開。六扇數到玉林。玉林道。這句不要是你編的。素蘭道。你還說天天念詩。連花蕊夫人宮詞都不記得了。玉林笑道。正是。我恐怕他有心要我喝酒。便喝了道。要說七字了。想了有

半刻工夫。飛到王恂道門前。纔下七香車。王恂喝了。飛出八字。是薛逢夜宴贈妓的。愁傍翠蛾深。八字數到了。子雲。子雲喝了酒道。這九字只怕少些。就有也沒有好句了。因想了一回。念道。寶扇迎歸九華帳。一數數到素蘭。素蘭喝了酒。飛出十字道。閨裏佳人年十餘。數到了。漱芳。漱芳道。我輪到兩回了。只得喝了酒道。幸虧還記得一句。十一月。中長至夜。便對寶珠道。你喝一杯罷。寶珠道。你自己也要喝一杯。十字還在你身上呢。漱芳也只得喝了一杯。寶珠

喝了想了一回。飛出一句道。南陌青樓十二重。飛到子玉子玉喝了酒道。已經十二了。還要飛嗎。次賢道。座中媚香還沒有輪到。輪到了他。我們再換令罷。如今只可飛十三了。子玉飛出一句。是娉娉孌孌十三餘。飛到了仲清。仲清喝了酒。想了一回道。這一飛輪到數目。皆要喝酒。等媚香飛一句收令罷。要十幾的數目相連。也就少了。卽念道。花面了頭十三四。瑤卿媚香各飲一杯。媚香飛一句算結罷。蕙芳道。其實輪不到我。應該是度香。子雲道。你飛了罷。蕙

芳想了一回道。幸虧還記得這一句。靜宜與庾香都喝一杯。卽道。年初十五最風流。次賢道。很好。卽與子玉喝了酒。收了令。喫了幾樣菜。幾樣點心。談了一回。次賢道。我有一箇令。就費心些。但是今日坐中。卻好都是喜歡行令的。想必不嫌煩碎。我們就照這箇令行一行。蕙芳道。你不要又拿水滸傳來頑笑人了。次賢笑道。你還記得雪天戲叔麼。那日也就殼你受了。卽叫書僮到書架上。把第三箇牙籌取來。少頃書僮捧了出來。衆人見是象牙筒。內有滿滿的

一筒小籌。一根大籌。次賢先抽出大籌。給眾人看時。是箇百美名的酒令。大籌上刻著百美捧觴四箇隸字。下有數行規例。刻著是此籌用百美名共百枝。以天文地理時令花木等門分類。每人掣一枝看籌上何名。係屬何門。先集唐詩二句。上一句嵌名上一箇字。下一句嵌名下一箇字。平仄不調。氣韻不合者。罰三杯。另飛佳妙者。各賀一杯。唐詩飛過後。飛花名一箇。集毛詩二句。首句第一字與次句第一字湊成一花。爲並頭花。自飲雙杯。並坐者賀二杯。首句末字與次句末字湊成一花。爲並蒂花。自飲雙杯。對坐者賀兩杯。首句末字次句首字湊成一花。爲連理花。自飲雙杯。左右並坐者皆賀一杯。每句花名字樣。皆在每句中。間字數相對者。爲含蕊花。自飲半杯。席中最年少者賀半杯。若兩句花名字數不對。或上一句在第一字。下一句在第二第三者。爲參差花。自飲一杯。左右隔一位坐者賀一杯。如飛出花名。雖成氣不接類不聯者。罰三杯。如美人應用何花。籌上各自註明。不得錯用。大家看了一看說道。此

令太難一時如何集得起來。寶珠蕙芳道。此令我們是不能的。祇好你們七箇人去行。仲清道。倒是集毛詩。湊花名。不易。若說唐詩。要飛兩句。也不過與方纔的數目差不多。子玉道。毛詩中。湊花名。卻也有幾箇。不過要並頭並蒂的。難些。王恂道。也好。橫豎大家費點心。也可以消消食。不然這些東西。在肚子裏。何以消化。就恐他們要湊毛詩。未免苦人所難了。子雲道。不然。單是我們七人行這箇苦令。他們五人。另行一箇甜令。何如。我們搜索枯腸。想不出時聽了他們行得好的。也可觸動靈機。或者倒湊出來呢。坐中一齊說好。但不知叫他們行箇什麼令呢。子雲道。我也有箇令。於是叫書僮拿兩顆骰子。並一箇小碟子來。子雲道。這骰子名色。么爲月。二爲星。三爲雁。四爲人。五爲梅。六爲天。如擲出么二色樣。卽是一月一星。須集兩句曲文。一句說月。一句說星。也要氣韻聯屬。如本來兩句連綴更佳。各人賀一箇雙杯。如在一套曲裏者。各人賀一杯。說得不好者。罰一杯。說顛倒者。譬如月在前。星在後。倒先說星。後說

月。那就要罰的。如么三爲月爲雁。卽二四有星有人。其餘照此。如兩箇骰子相同。或是兩箇人兩箇天之類。兩句中。也須還他兩箇人字。兩箇天字。如人人天天等字更佳。各人賀雙杯。說不出罰三杯。餘皆照此。蕙芳寶珠聽明了。又說了一遍道。也不容易。幸虧我們的曲子還有幾支在肚裏。子雲謂次賢道。索性叫香畹佩仙坐到這裏來。好在一處擲骰。我們與他二人換箇坐兒。次賢子雲與玉林素蘭換了坐位。次賢把籌和了一和。遞給文澤先掣了一枝把籌筒擱過一邊。王恂道。何不一同抽出。按著次序說不好嗎。次賢笑道。那就太便宜了。後頭可以細想改換。再罰不成酒了。文澤看那籌時。服飾門美人名玉環。註飛七言唐詩二句。集毛詩說並頭花。文澤想一想。出坐走了幾步道。這倒不是行令。倒是考文了。次賢笑道。總以早交卷爲妙。有一盞茶時。文澤欣然入坐。念道上句。我是元微之的。下句用杜少陵的。合起來是。

玉鈎簾下影沉沉。環佩空歸月下魂。

大家都贊道。妙極。次賢道。並且玉環二字也在句首。倒與並頭花相合。請說毛詩並頭花罷。我們先賀一杯。文澤道。想得好好的。又忘了。再想不起什麼花。偶見酒杯是箇鷄缸。倒便觸著了兩句。念道。

鷄既鳴矣。冠綬雙止。鷄冠是箇並頭花。

並坐是劍潭。該賀兩杯。仲清道。你且飲了再賀。文澤欣然自己飲了兩杯。仲清便掣籌。文澤道。你的賀酒還沒有喝呢。仲清道。你想這兩句連不連。還要人賀酒子。玉道。鷄冠



卻是並頭。就是句子欠貫串些。文澤道。你們除此句之外。再我一箇冠字在上的。我就服你們。忽又說道。我想起先的一箇來了。吁嗟乎。騶虞。西方美人。仲清道。更要罰了。這箇雖好。卻是並頭花。文澤一想道。呸。果然錯了。次賢道。我替你們講和。劍潭賀一杯罷。仲清只得飲了一杯。抽出籌來。是天文門。美人朝雲。下註飛七言唐詩二句。集毛詩並蒂花。仲清想了一會。說道。我上句用韋莊的詩。下句用杜詩。合著是。

朝朝暮暮陽臺下。雲雨荒臺豈夢思。

又說道。我其夙夜。妻子好合。夜合花是並蒂花。大家贊了幾聲。次賢道。並且這花名與唐詩多聯合的。我們共賀一杯。對坐的是媚香。應賀兩杯。那蘇蕙芳擲了一箇二五正。在那裏疑思。這邊要他賀酒。他只得喝了兩杯。倒湊著兩句念道。

全沒有半星兒惜玉憐香。祇合守篷窗。菊屋梅花帳。

傍邊子王拍手稱妙道。好箇溫柔旖旎。倒轉來偏這樣。湊拍。倒比原文還好。文澤道。這是訪素的曲文。是一支上的。我們也賀一杯。這邊王恂掣了一枝。是鳥門的美人名飛燕。花名也是並蒂花。王恂素來文思略遲。只得思索起來。看著素蘭擲了箇么四。也在那裏疑思。忽見素蘭想著了兩句念道。

月明雲淡露花濃。人在篷萊第幾宮。

春航贊道。更妙。子玉道。我們說的句子。倒沒有他們的香艷。素蘭道。你們是詩。我們是曲。佔了這點便宜。且你們又

要人名。又要並頭並蒂就難了。漱芳道。我纔把他們行過的。要想兩句再想不出來。幸虧不行這箇令。不然要罰死了。王恂尚未想出。次賢道。這是琴挑一支上的。我們各賀一杯。衆人喝了。只見玉沐擲了一箇三四。念了聞鈴兩句道。

長空孤雁添悲哽。峩嵎山下少人行。

衆人也說好。子雲道。就是情景淒涼些。也各賀了一杯。這邊王恂想著了。說道。我用裴慶餘一句。溫飛卿一句。合著是。

玉搔頭。裊鳳雙飛。燕釵落處無聲膩。

子雲文澤大贊道。妙妙。此二句如一句。實在接得妙。王恂又說道。

奉時辰。牡顏如渥丹。是並蒂牡丹花。

衆人尙未開口。仲清道。菜還沒有上得一半。燒豬倒先拿了出來。衆人不解。留心四顧。王恂道。那裏有什麼燒豬。仲清笑道。就是你想喫燒豬。你說得奉時辰。牡顏如渥丹。不

像箇燒猪麼。眾人聽了大笑起來。王恂自己也笑了。次賢道。庸菴你那第二句像說錯了一字。或是刻本之訛也。論不定。我記得是玉釵落處無聲膩。不是燕字。且是李長吉的美人梳頭歌。你又記錯是溫飛卿。該罰一杯。王恂道。名字我說錯了。似乎燕字沒有記錯。春航道。或者別的選本作燕字亦論不得。總之這兩句好。於是大家也賀了一杯。祇見寶珠擲了兩箇。二便念道。

今夜淒涼有四星。

眾人大贊道。這句實在巧妙。全不費力。各賀一杯。春航掣了顏色門的美人名紅拂。花名是箇連理花。亦想了一回。說道。我上句用韋莊。下句用杜。合著是。

千枝萬枝紅艷春。鈞竿欲拂珊瑚樹。

花名是。

既溥既長。春日載陽。長春是連理花。

眾人贊了幾句。也賀了一杯。漱芳擲了一個么四。卽念道。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。

衆人道。這句自然好得狠。該賀兩杯。皆喝了。子玉掣了箇地理門美人名。洛神。花是並頭花。想了兩句不見甚佳。纔要另想。只見蕙芳擲了一箇么三。想了一想。念著偷詩上兩句道。

恨無眠。殘月窗西。更難聽孤雁嘹唳。

子玉贊道。實在繡口錦心。愧煞我輩。子雲道。這箇令叫我們行也沒有這些好句。大家滿賀了一杯。子玉得了。卽道。我用冷朝陽送紅線詩一句。孟浩然登襄城樓一句。合著還似洛妃乘霧去。更疑神女弄珠遊。

子玉方纔念完。次賢仲清春航等大贊道。方纔飛的。以此爲第一。好在對得工穩。旖旎風光。卻是庾香本色。子玉又說並頭花道。

月出皎兮。季女思飢。月季是並頭花。

衆人道。這箇花名也好極。我們應賀三杯。方可賞此佳句。子玉謙了幾句。又見素蘭擲了一箇么六。也想了一想。湊

起酒樓上兩句念道。

驀現出嫦娥月殿。絕勝鸞池小有天。

衆人也說好。又都賀了。次賢掣了時令門美人名。夜來花是並蒂花。子雲道。等你多想一想。我們用點菜再說。大家又喫了一回菜。又上了五六樣。俟點了燈。各人權且散坐。次賢道。我有了白香山一句。李太白一句。合著是。

八月九月正長夜。情人道來竟不來。

衆人賞嘆道。老氣橫秋。又是願陪鸞鶴向三山一例的。真是你的口氣。次賢道。慢說好。恐怕這花名要罰酒呢。我卻用箇別名。卻也不是隱僻。是人人常說的。念道。

既見君子。吉日庚午。子午花是並蒂花。

今天卻是庚午日。算我諒著了。同人稱贊不已。各賀三杯。玉林擲了一箇四五想了一回。念出絮閣上兩句道。

爲著箇意中人。把心病挑。俏東君春心偏向小梅梢。

蕙芳笑道。這齣絮閣。比聞鈴好得多了。於是各賀了兩杯子雲道。我就獻醜了。掣了一根是花木門的美人名。蓮香。

花是連理花。子雲心上要想兩句好的出來。不肯輕說。一面看著他們擲骰。見寶珠擲了一箇二四。想了一想。念出春睡上的曲文道。

星眼倦摩呵。一片美人香和。

子雲道。好也該賀。大家各賀了一杯。漱芳又擲了箇六二。也想了一想念道。

月上東牆。最可人。星明月朗。

子雲道。好該賀一杯。衆人喝過。文澤道。你自己已令也應交卷了。只管看著人交卷。難道你這腹稿還沒有打完麼。子雲笑道。快了。於是又看蕙芳擲了一箇么四。想了半刻工夫。念著偷曲上的兩句道。

山入寒空。月影橫。闌干畔有玉人閒凭。

子雲道。更好該賀。箇雙杯。我也交卷了。我就用溫飛卿采蓮曲上的兩句。湊起來是。

綠萍金粟蓮莖短。露重花多香不消。

大家說好。次賢道。這兩句狠佳。可惜不字與莖字不對。寶

珠將眼睛看了子雲一看。心中若有所思。次賢道：「不是這兩字也與庾香一樣。可以賀三杯子雲等諸位。喝兩杯也罷了。再說花名道。」

南有喬木。莖茶如飴。木莖是連理花。

衆人道：「這兩句卻自然。該賀兩杯。這一天大家思索也都乏了。都要喫飯。」子雲道：「尙早。再看他們擲幾回。他們倒底比我們少用些心。」素蘭擲了一箇重四。卽想出一句窺浴上的曲文道：

兩人合一付腸和胃。

仲清拍案叫絕道：「這箇是天籟。我們快賀三杯。」於是合席又賀了三杯。玉林擲了箇重三。也念小宴一句道：

列長空數行新雁。

次賢道：「他們越說越好了。真是他們的比我們的好。」王恂道：「詞出佳人口。信然。」春航道：「他們也實在敏捷。我們只好甘拜下風了。」文澤道：「難爲他們句句貼切。也從沒有人罰過一杯。倒叫人賀了好幾十杯。」子玉道：「我早說我們不及。」

他們。他們若行我們的令。只怕比我們總要好些。然而也是時候了。可以收令喫飯罷。子雲道。等他們輪完了歇罷。他們也煞費苦心。爭這一杯賀酒。於是輪到寶珠。擲了一箇重。二卽念密誓上一句道。

問雙星朝朝暮暮爭似我和卿。

衆人說妙。又賀了一杯。大家看著寶珠一笑。寶珠不覺臉上一紅。於是大家更笑起來。寶珠亦只得垂頭微哂。不覺又到漱芳。已是每人輪了三次。也要收令了。擲了一箇重。四也就念窺浴的曲子道。

意中人人中意。

衆皆大贊道。這一結方把今日這些人都結在裏面。都是箇意中人人中意了。我們應照字數各賀了六杯喫飯。大家也高興飲了。喫完飯漱口更衣已畢。鐘上已是亥末。大家也要散了。遂揖別主人。主人和五旦直送到園門。五旦重復進來。又講了一回。各自散去。次賢對子雲道。我明日要將這兩箇令刻起來。傳到外間。也教人費點心。免得總

是猜拳打搗的混鬧。子雲道：也好。況今日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在裏面。又談了一回。子雲也自進去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品花寶鑑

第三十六回

小談心衆口罵珊瑚枝
中奸計奮身碎玉鐲

前回書講的寶珠生日。在怡園樂了一天。正是人生悲樂不同。卻說琴言在華府。因元宵之日。華公子命其與八齡演戲。是日琴言身子不快。且兼感傷往日。是以神情寂寞。興致不佳。那日在臺上。演到中情所感。不覺真哭起來。華公子以爲無故生悲。十分不悅。叫下來痛斥了一番。有幾

日不叫上去。琴言獨居一室。來往無人。且與那些跟班小使氣味不投。鑿柄相處。在那洗紅軒廂房後。有箇小三間住著。有一箇小使伺候。院子內有幾塊太湖石。兩棵綠萼梅。一棵紅梅。尚還盛開。此日是正月二十七日。琴言對了這梅花。不覺思念怡園的梅嶼來。想那度香相待的光景。較之今日。真有天淵之別。卽有伺候不到處。度香非但沒有形之於色。並且不藏之於心。反百般的安慰體貼。此日的華公子。喜歡時便也與度香彷彿。及不合他的意時。不覺發煩。就是挑斥。元宵那一日。竟至詬斥起來。與諸奴相等。那一班逢迎巴結的見了。便欣欣得意。似乎也有今日。從此便可墮入輪迴。永無超升之理。主兒多叫一回。同夥多恨一回。主兒多賞一回。同夥多罵一回。那帶誚帶罵。冷言冷語的。叫人難受。總恨奚十一那箇忘八蛋。無緣無故的鬧上門來。因此墮落在此。又想魏聘才。雖不是箇好人的。然尚有一言半語。道著我的心事。如今他又出去了。那箇林珊枝。倒像是半箇主兒一般。先要小心謹慎的。奉承他。

纔喜歡。不然他就要撮弄人。如今索性把我攆出去了。倒也自在。自然也可以不到師父處去了。若得皇天保佑。使我做箇清白人。我就飢寒一世也自願意。不別人說前做過戲子。後做過奴才。好聽不好聽。人還看得起麼。琴言越想越氣。自然的落下淚來。孤孤恹恹。坐在梅花樹下。傷心了一回。聽得林珊枝的口聲。叫了兩聲玉儂。卽走將進來。琴言站起。珊枝見他滿面愁容。便問道。你已知道了麼。琴言不解所問。怔了一怔。便道。知道什麼。珊枝道。你的師傅死了。方纔著人來報信與你。並回明了公子。叫你回去送殮。琴言聽了。也覺傷心。淚流不已。問道。幾時死的。珊枝道。來人說是沒有病。昨夜睡了。今早看他已是死了。琴言又感傷了一回。問道。我怎樣回去呢。珊枝道。門外有人等你。公子吩咐也不要狠耽擱。辦完了喪事就回來。琴言想了一想。卽便答應。珊枝出去了。琴言叫小使包了一包衣服。擱了鋪蓋。並帶了一包銀子。鎖了門出來。可憐琴言尙認不得路徑。小使指點了。走過了門房。卻喜那些人都知道。

了也不來問。一直出了頭門。望見照牆邊歇著一輛車。卽是他向來坐的車。又見他師娘的表弟。伍麻子同來。琴言上前見了。兩人坐上車。一路的講出城來。將到了門口。已見一班人在那裏搭篷。琴言進了門。一直進內。只見天壽跑出來。見了琴言。重又跑進。聽得他師娘在裏頭嗚嗚咽咽哭起來。琴言到了牀前。見他師傅已穿好了衣。帕子蒙了面。自然一陣悲酸。跪在牀前。痛哭不止。倒是他師娘拉他起來。勸他住了哭。琴言問道。師傅得了什麼病。好端端就死了。他師娘道。並沒有病。昨夜還是好好的吹烟。吹到三更後睡了。還講了好些話。我睡醒來摸他就冷了。若說受了煤毒。怎麼我又好好的呢。琴言又問身後之事。他師娘道。你師傅掙了一輩子的錢。也不知用到那裏去了。去年過年。就覺得不甚寬餘。說到此便嘆口氣道。比你在家時。就差遠了。你那兩箇師弟。十天倒有八天閑著。已後我也想不出箇法子來。你師傅犯了這箇急病。臨終時。又沒有一言半語。平日在外頭的事。也絕不告訴我。如今是我

們欠人家的。人家欠我們的。都一概不知道。胡同外有那兩所房子。也收不得多少租錢。這衣裳棺木搭篷。倒將就辦了。到買地辦葬事。祇怕就有些拮据起來。琴言歎息了幾聲。走到從前住房內。叫小使鋪設好了。將帶來的銀包。打開看時。大大小小。共十五錠。自己也不知多少。約有五六十兩。便拿進送與師娘道。這包銀子。我也不知多少。公子奶奶新年的賞賜。如今也可添湊作零用。他師娘接了。掂了一掂。又解開點了數。便道。你在華府裏聽得狠好。是

上等的差使。可會多積些錢。我知道你是不在行的。不要被騙了去。自己費點心。積攢些纔好。我是無兒無女。將來就要靠你呢。琴言道。公子賞的東西。都是些零星玩物。賞銀錢倒少。就是留著我也沒用處。將來如果得了。再來孝敬師娘罷。他師娘點點頭道。這纔好。算箇有良心的孩子。一面將銀子放在抽屜內。琴言也就出來。只見衆人紛紛的忙亂。伍麻子捧了一包孝衣進來。又見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來了。琴言卽忙招接三人一同坐下。問了他師

傳的事。然後問起他新年光景。琴言略將近事說了幾句。寶珠道：你既回來，告了幾天假。琴言道：早上是林珊枝來告訴的，我也沒有見著公子。說辦完喪事就回去，也沒有限定幾天。素蘭道：總得告一箇月的假。等出了殯纔可進去。不然也對不住你師娘。琴言道：可不是。蕙芳道：索性告假告箇長假，不去也罷了。究竟你也不是賣與他們的。寶珠道：在那裏好倒算好，就是拘束些。且同事中沒有一箇知心的人，未免孤另些。蕙芳道：當日林珊枝也算不得什麼。此刻見了我們，那一種大模大樣，他就忘了從前同班子唱戲，他還唱亂彈時候，多油腔滑調，哄那些不會聽戲的人，發了些邪財。一進了華府，就像做了官，有些看不起同輩的人，偶然與我們說兩句話，又像箇老前輩的光景。其實他與我同歲，也沒有大些什麼。琴言道：他也是這裏的徒弟，今日說得好笑。對我說道：你的師傅死了，難道你出了師，就算不得師傅麼。寶珠道：他如今要我們叫他爲三爺，若叫他三哥，他就愛理不理的，他也祇好在那八齡

品花寶鑑 卷三十一
六
面前裝聲勢。充老手。你不記得從前。王靜芳在燕衍堂要打他麼。如今見了靜芳。還不倏不倏的。記著前恨呢。琴言道。華公子的情性。雖算不得十分古怪。然有時卻也捉摸不定。偏是他上去。怎麼說怎麼好。沒有碰過釘子。這也是各人緣分了。真是隨機應變。總沒有一句答不上來。也算難爲他。素蘭道。我聽得說他們府裏。沒有一箇不巴結他。就是三代老家人。也要在他面前周旋周旋。那魏聘才是叫他三兄弟老三三太爺這些稱呼。琴言道。魏聘才搬了

出去了。不知可在庾香處。蕙芳道。魏聘才麼。如今到更闊了。就在宏濟寺住。同了奚十一。潘三。楊八一班混賬人。天天的鬧。是什麼剃頭的。又是什麼大和尚小和尚。開賭宿娼。鬧得不像。張仲雨也不與他往來了。琴言問起子玉來。寶珠道。前日我們在怡園敘了一日。便將前日怎樣喝酒。怎樣行令。次賢新製的酒壺杯子都說了。琴言著實羨慕。又說那首詩度香也刻了。庾香見了怎樣思念感傷的神色。一一說給琴言。琴言聽了也就感傷起來。蕙芳道。你既

回來少不得我們要快聚幾天。不知明日可以不可以。寶珠道。明日他也無事。琴言道。師傅新死。於理有礙。須消停數日纔可。素蘭道。若消停數日。你就要進城了。況大家敘敘清談消遣。也沒有什麼妨礙。你又不是孝子。怕什麼。寶珠道。我去問度香。明日後日皆可。三人坐了好些時候。要走了。琴言拉住了不肯放。衆人不忍相離。祇得坐下。後又來了王桂保。李玉林。金漱芳。大家直等了送殮。拜了。然後纔散。琴言穿了孝袍。似乎明日不好出門。只得約定三日。

後再敘。又叫伍麻子到華府。求珊枝轉爲告假一月。俟出殯後。方得進城。華公子準了。又拿了一箇衣箱回來。琴言方纔放心。到了接三那日。有些人來。便請了金三。葉茂林。來張羅。同班的腳色之外。還有各班的。並左右街鄰各館子。掌櫃的。擠滿了一屋。看燒了紙。纔散。琴言也乏極了。回房就睡了。到了明早。寶珠著人送了信來道。本定今日。因度香有事。遂改明日辰刻。在怡園敘集。琴言應了。梳洗畢。獨坐凝思。今日空閒無事。不如去看看庾香罷。因想去年。

梅夫人待的光景。去諒也無妨。主意定了。換了一身素服。分咐套了車。一面告訴師娘。去謝謝同班的人。到了外間。忽然又轉念道。如今已隔了半年了。況從前是聘才領我去的。不要進門房裏回話。如今我獨自去。就算太太待我好。叫我進去。那門房裏。我總要去求他。適或碰起釘子來。他倒不許我進去呢。況且他家的人。除了雲兒之外。一箇都不認識。思前想後。不得主意。呆呆的站住。那小使進來。說車已套了。到什麼地方去。琴言不語。又想了一回道。不如去找聘才。仍同了他去。省費許多說話。他出來了。我去看看他。他也感情的。遂對小使道。我先到宏濟寺看魏師爺。卽出門上了車。小使跨了車。沿幾箇轉灣。不上一里路。已到了。琴言見寺門口歇一輛大鞍子。四六檔車。有箇車夫睡在車上。琴言當是聘才的車。想道。幸而來早一步。不然他就要出門去了。小使進去問了。說道。在家。請你進去。琴言下來。走進了東邊的門。小使指點他。一直過了兩層殿。從東廊後。另有一箇院子進去。琴言低著頭。並不留心。

別處一直到了聘才院子裏。見聘才的四兒出來。與他點頭。把風門一開。琴言方抬頭望去。喫了一驚。見坐著一屋子的人。心中亂跳。臉已紅了。欲待退出。聘才已迎將出來。只得定了定神。上前見了聘才。道：「今日緣何光降。令我夢想不到。」琴言紅著臉。答不上來。聘才對著衆人道：「這是我天天說的第一箇有名的杜大相公。如今是叫杜琴翁。又對琴言道：「這幾位都是我的至好。那位是奚大老爺。那位是潘三爺。這位是我的房東唐佛爺。這位是他的小佛子。那兩箇也是班裏頭的。你想必不認識。都見罷。」琴言無奈。只得對衆人哈了一哈腰。和尚知道是華府來的。便合著掌。把腰灣了幾灣。笑迷迷的說道：「多禮多禮。請坐。」琴翁潘三倒白對琴言作了一箇揖。琴言照應和尚時。沒有留心。潘三已動了色心。借此走上前來。一把拉住了手。琴言欲縮不能。祇見潘三咯牙擦齒的。凝這兩箇紅眼珠。笑迷迷的說道：「你是琴大爺。我的琴大太爺。我想見你一面。都不能。今日真是有緣。千里來相會了。」琴言含羞含怒的。

急忙洒脫了手。聘才知他害羞。急了是要哭的。忙支開了潘三。扯他坐下。要問他時。見奚十一說道。你如今在華府裏可好。琴言祇得答應了好。奚十一道。你可認得我。琴言舉眼看他。是一箇黑大漢子。頗覺威風凜凜。有些怕他。便說道。不相認識。奚十一哈哈大笑。走近琴言身邊。琴言要站起來。奚十一雙手按住了他的肩頭。琴言低了頭。心中亂跳。奚十一又道。你該謝謝我。去年夏天我來找你。你分明在家不出來見我。後來與你師傅鬧起來。你從後門跑了。從此你就進了華府。這不是我作成你的麼。今日見了。應該謝謝我。琴言方知他是奚十一。心中更慌。偏著身子站了起來。連忙退縮。奚十一大笑道。你這孩子年紀也不甚小了。怎麼這般面嫩。倒像姑娘一般。聘才恐怕奚十一動粗。便解釋道。他在華府裏規矩甚嚴。一年沒有見過生人。自然拘束了。這邊潘三抓耳揉腮。垂涎已甚。卻不敢怎樣。唐和尚祇好心中妄想而已。聘才便問琴言道。你今日怎麼能出來。琴言將他師傅死了告了一月假。今日來看。

古今圖書集成
卷三十一
二
你還要你同我。說到此。又不好意思說出來。聘才已經明白。便道。要我同你到那里去。琴言祇得說道。要你同我去。見見梅太太與庾香。聘才笑了一笑。點點頭道。使得使得。停一停。我們就去。琴言見有人在此。不好催他。奚十一雖是箇粗鹵人。盡講實事的。但面目之好歹。也分得出來。此時見了琴言。卻是生平未見過的寶貝。心中著實大動。又想他已改了行。又在華府做親隨。便不好動手動腳調戲他。料想叫他陪酒也斷不肯的。怎樣想箇法兒弄他一回。

一面看一面聽他們說話。要聘才同他到梅宅去。便想出一箇計策來。自己思算了一會。立起身來道。我要走了。便腆起肚子幾步就走了出去。聘才與和尚連忙相送。潘三尚坐著不動。黃瞪瞪眼睛祇管看著琴言。看得琴言一腔怒氣不能發作。奚十一拉了聘才走到和尚房中。對聘才作了一箇揖道。今日我要求你行件好事。方纔這箇人我實在愛他。我若叫他陪酒。是一定不肯的。聘才不等說完。忙搖頭道。不肯不肯。肯定的。奚十一道。況且他已改了

行也難強他。如今我有一箇妙計。我們去了。你留他喫飯。說喫了飯纔同他到梅宅去。到正喫時。我再闖進來同他坐坐。雖不能怎樣。也就完了這件心事。諒來也不算輕褻。他再送他些東西。看他待我怎樣。老棣臺我們相好一場。你爲我出點力。我一輩子感激你。聘才沉吟了一會。明知琴言的脾氣不能勉強。但又卻不得笑。十一的情。祇得說道。依你這計也好。但是。你不可撒村動粗的。他比不得別人。一句話說錯了。他就要哭的。這釘子我已碰過多了。笑。

十一道。你放心。我斷不動粗的。我祇要與他坐一坐。怎敢還想別的好處。我還有幾樣菜。著人送來。你快把潘三也叫他出來。天香翠官也攆開。就擺飯。我去去就來。說罷。慌張張上車去了。聘才進來對潘三道。和尚請你說話。潘三不得已。遲延的出去。尚回顧了幾次。聘才把天香翠官也打發走了。便故意的對琴言道。好了。清淨了。我也被他們鬧昏了。鬧得一屋子俗臭不堪。我們如今清清淨淨談談。喫了早飯再去。自然有一會耽擱。琴言一想。在聘才處。

喫飯也不妨。況且這些人都去了。自然沒有人來。便問聘才道。今年見過庾香幾次了。聘才隨口說道。三次了。琴言又問道。我聽得奚十一是箇壞人。爲什麼與他相好。聘才道。也沒有什麼狠相好。看他也是箇爽快人。琴言道。那箇姓潘的。我也知道他。聘才道。那是箇買賣老實人。就這和尙也極通世務的。琴言心裏暗笑。也不便駁他。卻說奚十一跨上車。叫車夫狠狠的幾鞭。那騾子一口氣就跑了回去。奚十一到寓處。卽進他的書房。吩咐家人問姨奶奶要

了。昨日晚上送來的四樣菜。兩樣點心出來。送到魏老爺那裏去。又教了他一番說話。也不進房。就在書房內炕上開了燈。叫巴英官打泡。急急的吹了三十口大口烟。已有三錢。可以挨得半天了。心裏想道。送他些什麼東西纔好呢。看著自己腰裏一箇大八件鋼瓢表。值二百吊錢。將這表給他罷。又想道。單是箇表。也不算什麼貴重。只有那姨奶奶那對翡翠鐲子。京裏一時買不出來。把這箇送他也體面極了。卽到菊花房裏。聽得唧唧的一聲。舉眼看時。

原來菊花在淨桶上解手。見了奚十一便笑了一笑。奚十一道。怪不得香氣薰人。我當著外頭開溝呢。菊花啐了一口道。嚼你的舌頭。奚十一開了箱。四角裏掏了一掏。掏著了一箇匣子。開了蓋看是了。便揣在懷裏。也不蓋箱子蓋。轉身便走。菊花嚷道。你拿我的鐺子做什麼。奚十一道。我與人比一比顏色就拿回來的。到了書房叫了巴英官忙忙的跣開大步。一直到聘才處來。心裏喜道。我若能弄上了他。這京裏的大老官就要算我奚老土了。再說潘三到

和尚房裏。和尚把奚十一的計與他說了。潘三樂極連稱妙計。便在和尚房中等候。心裏想道。這箇活寶就與他坐一坐。喝一杯就殼了。還想頑他麼。就叫他頑我。我也願意。他若肯頑我。自然也肯給我頑了。一面胡思亂想。口中淌出饞涎來。便咬著牙。把手在頸子後掙了兩掙。鼻子裏哼了兩聲。唐和尚看了好笑。便道。潘三爺做什麼。頸子漲的疼麼。潘三也笑了。奚十一的人送了菜來。要面見聘才。四兒同了進去。來人道。家爺說有位琴爺在這裏。家爺從前

不知道。冒犯了深自懊悔。本來要請琴爺過去坐坐。恐怕不肯賞臉。叫我送了幾樣菜來。請大爺代家爺轉敬琴爺。消消氣。家爺有事不能過來奉陪了。聘才笑道。怎麼要你老爺費事。又幾時得罪過琴爺。說得這樣周到。我就收下。代做主人便了。你回去多多道謝。卽賞了來人五百錢。又對琴言說道。這是奚老爺的盛情。送你的。我倒叨光了。你也應該謝一聲。琴言不解其故。祇得也謝了一句。聘才叫四兒吩咐廚房快弄起來。就要喫飯。四兒去了不多一刻。

就擺了酒菜上來。在箇方桌子上。聘才道。雖然便飯也喝一杯酒。琴言道。不消了。就喫飯罷。聘才不聽。斟了一杯送過來。琴言只得接了。也回敬了聘才一杯。聘才喜出望外。也是平生第一次得意。難得兩人對坐了。聘才隨口的說些話來哄琴言。要他喜歡。說庾香近來也不出門赴席聽戲。常託我對你說。在那裏放寬了心。不要惦記著他。他慢慢的去結交華公子。自然可以常見面了。聘才無非要他安心久坐。等奚十一來。無奈琴言急於要走。酒也不喝。菜



也不喫。呆呆的坐著。如芒刺在背的光景。正要催飯。祇聽得院子裏一陣腳步响。已撬了風門進來。琴言見奚十一心裏就慌。站了起來。聘才笑盈盈的說道。來得正好。主人來陪客了。奚十一笑道。我知道此刻尙未喫完。竭誠來敬琴言一杯。便叫巴英官拖過櫈子。就朝南坐了。一手執壺。一手擎杯。斟好了。直送到琴言嘴邊。琴言接又不好。不接又不好。急得滿臉通紅。聘才道。這是主人敬客之意。你不能乾喝一口罷。琴言只得接了。喝了一口。把杯子放下。對

聘才道。我真喝不得了。已飽得難受。你陪著喝一鍾罷。便想走開。奚十一一把拉住道。好話。我來了。你就坐也不坐。是分明眊不起我。你回去問問你家公子。是我嫡嫡親親的世叔。我也不算外人。你既是他心愛的人。就算我的小弟一樣。豈有我來了。你要走之理。便拉住了。毫不用力。輕輕的把他一按。已坐下了。奚十一一面說。雙眉軒動。好不怕人。況舊年琴言已領略過了。嚇得戰戰兢兢。面容失色。祇得坐下。奚十一好不快活。便要了一箇茶杯。喝了一

杯夾了一條海參送與琴言。琴言按住了氣，站起來道：「請自用罷。我已喫不得了。」奚十一笑道：「別樣或喫不得，這東西喫了下去滑滑溜溜的，在腸子裏也不甚漲的。」琴言聽了，也懂得是戲弄他，不覺眉稍微豎起來。聘才把腳踢一踢奚十一道：「他想必喫不得了。」奚十一又道：「你既喫不得，我喫了罷。」把琴言喫剩的酒也喝了，還嗒一嗒嘴道：「好酒。」琴言此時氣忿交加，又不便發作，捺住了一腔怒氣，心中想道：「這狗才不懷好意，我如今不唱戲了，他敢拿我怎樣。」

他如果無禮，我就與他鬧一場。又見奚十一喝乾了酒，又斟了半杯，放在琴言面前，要他喝。琴言一手按住了杯子，對聘才道：「你知道我是從不喝酒的。」奚十一還要強他，祇聽得切切促促腳步聲，見潘三同了和尚進來。潘三嚷道：「巧極了，被我闖到了好筵席了。」和尚也說道：「原來魏老爺請客，也不虛邀我。」一聲潘三灣著腰，聳著肩，急急的幾步搶上來道：「待我來敬一杯。」便拿過琴言的杯子來道：「這酒涼了我替喝了罷。」使一口乾了，把杯了在嘴唇上擦了一

轉斟了半杯。雙丁遞來。直送到琴言嘴邊。琴言扭轉身來。想走。無奈一邊是潘三。一邊是和尙。攔住不得出位。便接了酒杯。潘三尙不放手。要送進口來。琴言怒道。我真不會喝酒。你放了我慢慢的喝。聘才讓潘三坐下說道。他真不能。你等他慢慢的喝罷。潘三祇得放手坐了。聘才與唐和尚拿兩張櫬子坐在下面。琴言見潘三將杯子在嘴上擦了一轉。十分惱怒。已知他們一黨有心欺侮他。若翻轉臉來。猶恐喫虧。只得苦苦的忍住。拿起杯子來。裝作失手。噹

的一聲。砸得粉碎。衣服上也濺了幾點酒。把絹子拭了。對聘才道。我冒失了。聘才也知道他的心思。便道。這有何妨。又叫換箇杯子來。琴言道。不必不必。就拿來。我也不喝。奚十一道。那不能也。不多勸你一人。勸你三杯。潘三滿擬這杯酒。他若喝了。琴言便親了他的屁嘴。一樣偏又砸了。甚是掃興。還想重來敬他。被聘才攔住。唐和尚不知好歹。斟了半杯道。阿彌陀佛。華公府是小寺的大施主。老太太裝過三世佛的金身。少奶奶塑過送子觀音像。捨了三年的

燈油。如今他府裏爺們光降。我出家人無以爲敬。借花獻佛。小琴爺請喝這鍾。捧了杯子。打了箇稽首。口中念道。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惹得他們大笑。琴言見了。又好氣。又好笑。面色倒平和了一分。便道。我真不能喝。你不用強我。唐和尚陪著笑道。我的琴爺爺。我方纔念過佛。這杯酒就有佛在裏頭。你喝了前門增百福。後戶納千祥。願你大發財。日進一條金。衆人聽了大笑。琴言只是不肯喝。和尚又把自己的臉抹了一抹。除下了毡帽道。小

琴爺。你悄悄我。和尚。難道不是箇人臉。真是箇雞巴腦袋。嗎。琴言見這怪樣。實在發笑。也忍不住笑了一笑。和尚道。好了好了。天開眼了。到底我這箇雞巴比人的腦袋還強呢。琴言聽了。又變了顏色。和尚道。我的祖爺爺。你不喝這一鍾。我和尙就沒有臉。明日只好還俗了。便將酒杯頂在光頭上。雙膝跪下。兩手靠在琴言膝上。口中不住的念佛。不肯起來。笑得衆人捧腹。琴言被他纏得無法。祇得說道。請起請起。我喝一口。下不爲例。便在光頭上拿了杯子。喝

了一口。想一想恐人喝他的剩酒。索些乾了。立起身來。想走。奚十一推住了。和尚抱了他的腿。跪著在他膝蓋上碰頭。琴言祇得坐下。真急了。便厲聲正色的說道。今日請教各位。待要怎樣。聘才連忙說道。不喝酒了。倒是大家談談罷。拉了和尚起來。琴言道。我有事不能再坐了。又要走。奚十一攔住不放。說道。不喝酒就是了。坐一會忙什麼。聘才祇得說道。快拿飯來。喫了我們還有事呢。琴言又祇得坐下。萬分氣惱。勉強忍住。奚十一暗忖道。這孩子真古怪。鬥

不上筍來。若不是他。我早已一頓臭罵。還要硬頑他一回。不過我憐惜他。他倒這般倔强。實屬可恨。又轉念道。向來說他驕傲。果真不錯。我若施威。又礙著華府裏。況他已不唱戲了。原不該叫他陪酒。且把東西賞他。或者他受了賞。回心轉意也。未可定。潘三想道。這孩子比蘇蕙芳更強。可惜我沒有帶些票子來賞他。或他得了錢。就巴結我也未可知。奚十一道。我有樣東西送你。你可不要嫌輕。便從懷裏掏出箇錦匣子。揭開了蓋。是一對透水全綠的翡翠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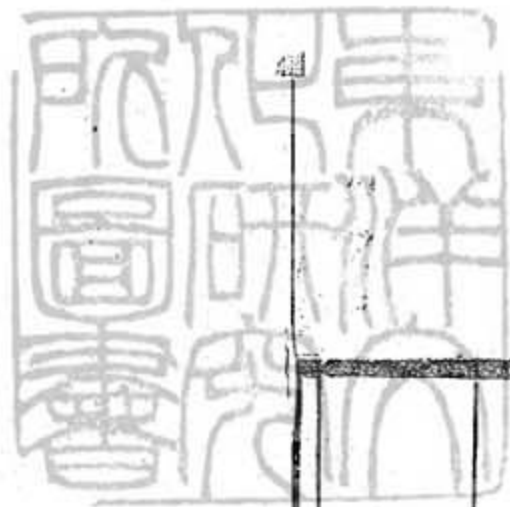
子光華射日。潘三伸一伸舌頭道：「這箇寶貝祇有你有，別人從何處得來？」這對錫子城裏一千吊錢也找不出來，不住噴噴的幾聲。聘才和尚也睜睜的望著聘才，暗想道：「好出手頭！一回就拿這樣好東西賞他，看他要不要。」琴言也不來看，只低了頭。奚十一道：「你試試大小包管合式。」便叫琴言帶上。琴言站起來正色的說道：「這箇我斷不敢受。況且我從不帶錫子的。」琴言無心伸出一手給他們看，是帶錫子不帶錫子的意思。奚十一快猜是要替他帶上的。

意思便順手把住了他的膀子，一拽過來，用力太重。琴言嬌怯站立不穩，已跌倒。奚十一懷裏奚十一索性抱了他，也忍不住，臉上先聞了一聞，然後管住他的手，與他帶上一箇錫子。奚十一再取第二箇手一鬆，琴言掙了起來，已是淚流滿面，哭將起來，也顧不得吉凶禍福，哭著喊道：「我又不認識你，我如今改了行，你還當我相公看待，糟蹋我。我回去告訴我主人，再來和你說話。」遂急急的跑了，出去到了院子，忙除下錫子，用力一砸，一聲响，已是三段。沒

命的跑出去了。奚十一大怒罵了一聲不受抬舉的小雜種。便要趕出去揪他。聘才死命的勸住。奚十一那裏肯依。暴跳如雷。大罵大嚷。更兼身高力大。聘才如何拉得住他。只得將頭頂住了他。連說道。總是我不好。你要打打我。要禽禽我。潘三與唐和尚還在旁邊。火上添油。助紂爲虐。奚十一被聘才頂住。不能上前。又想琴言已跑出寺門。諒已上車走遠。不好追趕。只得罷了。氣得兩眼直豎。肚皮挺起。坐下發喘。他的巴英官在旁。抿著嘴笑。走到院子裏。撿了

那碎鐲子。共是三段。放在掌中。拚好說道。待我花三錢銀子。鑲他三截也。發箇標帶。箇三鑲翡翠鐲子。不知道人肯賞我不肯賞呢。拿來放在奚十一面前。又道。一千吊的鐲子。如今倒直三千吊了。奚十一見了。越發氣狠狠的罵了一會。潘三與唐和尚連說可惜。大約奚十一回去。只剩一箇鐲子。菊花必有一場大鬧。正是。賴蝦蟆想喫天鷲肉。也不料自己的福分。且說琴言上了車。下了簾子。一路掩面悲泣。到家卽脫了外褂。上牀臥下。越想越恨。祇怨自己發

皆去我聘才惹出這場禍來把被蒙了頭整整哭了半日。
幾乎要想自盡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所入馬
圖時
書究